

S A N W E N X I N Y U

王景科 著

散文心语

山东友谊出版社

王景科 著

散文心语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心语/王景科著.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1

ISBN 7-80737-131-5

I. 散… II. 王… III. 散文-文学理论 IV.10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8423 号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电 话:总编室(0531)82098756 82098142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济南康如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145mm×213mm

印 张:8.5 印张

字 数:220 千字

定 价:2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王景科，山东滕州人。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写作教研室主任，兼任山东省写作学会会长、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写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少年写作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理事、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会理事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社联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山东省“齐鲁巾帼人物”称号，荣获山东师范大学“巾帼建功标兵”、山东师范大学女教职工“十大师德标兵”称号。事迹被收入《天南地北滕州人》一书。出版专著《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等5部，主编《精美散文读本》、《中国传统节日诗词鉴赏》等14部，参编《现代写作教程》等教材、著作十多种，在省内外报刊公开发表论文多篇，承担省级社科重点项目3项，多次获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两次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目录

散文创作的基础——情感	1
文学作品与作家风格辨析	17
20世纪90年代开放语境下的散文态势浅析	31
谈散文理论研究之弱势现象	44
纵观近期山东散文的发展脉络	50
山东青年散文作家简论	63
论独语及散文独语的审美特质	74
论鲁迅和史铁生的独语文本	81
论鲁迅、史铁生独语中生命哲学之异同	100
林语堂的中国式人文主义思想浅析	111
余秋雨与当代散文话语方式的变革	125
夕阳迟暮余热暖 真情质朴书华章 ——许评先生及其散文创作	137
诗意的感悟 真情的阐释 ——谢明洲散文的蕴含艺术	151
精思妙悟 冶炼大气 ——评丁建元散文集《色之魅》的艺术特色	161

守望与超越

——王兆胜散文理论研究探析 169

情系千古兴衰 景融万里枯荣

——论郭保林西部散文的审美情致与文化意蕴 185

鲁北平原上的根系情结

——谈李登建的散文创作 195

仁山乐水 至理至情

——论桑新华的散文创作艺术 202

苦乐人生著散文

——贾祥伦散文评析 208

感悟的逾越 苦难的启示

——解读马丽华的《渴望苦难》 218

右手为诗左手文 拳拳之心昭世人

——苗得雨散文创作专论 222

关于20世纪90年代散文热的对话 241

关于女性散文的对话 248

关于散文《站立的平原》和《胡杨·红柳》的讨论 255

后记 269

散文创作的基础——情感

文学创作离不开情感,情感是散文创作的基础。法国雕塑家罗丹认为,“艺术就是感情”。“没有情感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艺术。”这是歌德的精辟论述。曾有人认为愤怒出诗人,我觉得情感出散文,也就是说,情感在散文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文学创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国古代的文章家及诗人已有论述。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无论作诗还是写散文,无非是以情感人或是以理服人。而散文创作尤重于以情感人。刘勰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①这里他强调的是人人都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一旦接触到外物,必然会产生某种感受,对外物有感受而吟志抒情,这是必然的。因此,宋代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也指出:“然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于意于咏物哉?”他所强调的是情感的驱动,才有了诗篇,志之所至,也是情感使然。不仅我国古代的文论家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在外国一些文论家看来,情感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也至关重要。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诗艺》中指出:“一首诗不应以美为满足,还须有魅力,要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②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到情感在作品中的表露十分重要,有了情感,文学作品才会产生魅力。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所感受的不是一种简易的单一的情感、情绪的性质,它体现在散文作品中是创作主体生命本身的情感流动的全过程,或喜或悲,或忧虑或兴奋,

有时也可能是几种情感的糅合交汇。只有如是观,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地探讨情感在散文创作中的魅力和奥秘。

一、情感的界定和类别

《礼记·乐记》中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之说,《毛诗序》中提出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主张,认为情感在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至魏晋陆机在《文赋》中更加强调情感的作用,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原则,这种美学思想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中,而且在散文中也无处不在。

(一)情感的界定

情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意义是有差别的。情感亦称“感情”,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表现。“情感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世界和履行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情感的表现,是伴随人的立场、观点和生活经历为转移的。”^③这里将情感与感情看做是等同的,并指出了人的情感表现是与客观外界的影响密切相连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情感与感情是既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概念。情感不但属于感情的范畴,而且它是感情发展的高级层次。情感是心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感知过程就有观察、思维和情感记忆的参与;感知过程有感觉、知觉,其中需要克服困难,也是意志实现和情感表现的过程。同时,在感知过程中,对于对象的选择,对于现象的不同解释等所表现的主观情绪以及反映主体之间的差异,生动地说明了主体情感与其他人不同的个性和心理特征,说明了主体情感与他周围客体环境之间的特有关系。由此可见,情感与情绪都是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态度和体验。二者都属于感情的范畴之内,可是二者又有差别。如果说情感所体现的往往与客观事物的内容密切相关,那么情绪所表现的往往与主体的生理需要相连;从性质上区分,情感具有深入性、持久性和

稳定性,而情绪则表现为情景性、易变性和短暂性。然而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为表里的关系。正是情绪和情感的相互作用才显示出人类的感情。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讲的情感一词的含义不仅有别于心理学中的概念,而且也不同于古人所言的“七情”中的含义,我们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情感”的蕴含的。正如散文家孙犁所言的那样:“在创作上,不能齐情感。情感付出的越多,收回来的就越大。”^④狄德罗认为“根据情感和兴趣去描写,这就是诗人的才华”。^⑤我们不妨套用一下:根据情感和爱好去创作,这就是散文作者的才华。

(二)情感的类别

浓浓的情感似乎不该用“类别”标示,为了散文创作和散文审美的需要,我们便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一下情感的分类。当然,这里所指的情感主要是讲创作主体通过对客观对象或客体认识内容的感情投射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类别的情绪体验。这种种情感和人禀七情中的“七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实质上看,人类的情感有真情与矫情、实情实意与虚心假意之别。从散文作品中所体现的情感上看,有大海般的激情,波澜壮阔;有火焰般的热情,无限热烈;有热恋般的痴情,如痴如醉;有田园般的柔情,温柔清新;有情深似海般的友情,深情无限。从写作表达方式上看,其情感的表达有时借情于人,有时托情于物,也有时寄情于景,或表情于事,还有时寓情于理。从情感的内容上则可以大体分如下几类:亲情、爱情、乡情、友情、恋情、别情、怜情和逸情。这些情感当中,有时还互相交织难以割裂,只是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作一大致的分类。比如在亲情这一类中还可分出具体的入伦之情:父子情、父女情、母女情、母子情、兄弟情、姐妹情,这些情感皆出自天性。因为出自天性这期间便充满着纯真的情感,便有一种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感情从内心深处自然流淌而出,所以,这入伦之情也就成了散文乃至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二、情感的功能及作用

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功能及作用在我国的提出,还是有相当久远的时间的。早在《尚书·虞书》中就有“诗言志”的记载。这里的“志”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志向、意志的意思,而是指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或作者写作时的某种情感。至于这种情感在诗中所产生的作用,孔子则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⑥由于作者将自己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因此,这作品对读者便会有“兴”的作用,即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也会具有“观”的作用,即帮助读者考察社会现实的认识作用;更会有“群”的作用,即对读者有互相感化、提高的教育作用;还会有“怨”的作用,即批评不良社会风气的讽喻作用。这里孔子只是强调了诗的客观社会效果,而没有涉及情感方面的内容及功用。我们不妨从写作学的角度,对情感在散文创作中的功能及作用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一)情感的功能

情感在散文创作中的功能决定一篇散文作品创作的全过程。每一位作者的情感都具有他本人独特的流动形式,而这种流动正与构思密切相关;每个人的情感都具有不同的特质,或喜或悲,或红或绿,都以材料的选择来体现;每一个人的情感与志趣都大不一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也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有“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也有为“蝇头小利”而活的苟且者,这与散文的立意又是紧密相连。另外,作者的思维方式及表达方法和散文的布局和语言的运用也密不可分。

第一,情感的流动决定构思的基本建构

著名散文评论家涂怀章教授在《散文写作谈》中这样写道:“构思散文的时候,什么因素最活跃?走遍纵横交错的记忆之路,得到的回

答是‘情’！”可见情感与构思的直接关联。

构思是散文创作中的关键一环，是作者在情感流动中孕育作品时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构思也称打腹稿，是一篇散文的雏形，也是作者对创作散文的全面设想。构思中包括作者如何选择材料，酝酿、确定主题或如何立意，并考虑如何谋篇布局、安排结构，以及创造出最佳的表现形式，还有语言的运用等。

散文的构思与小说也有区别，小说强调情节的曲折、典型人物的塑造等，散文则是强调构思的新、奇、巧、妙。新，方能出人意外，不落俗套。所谓新，是指构思上要有独创性的特点，使人感到新颖别致。奇，是指构思要多出奇思，多有奇澜，奇兵制胜，避免一览无余。巧，即构思的巧妙，自然天成又别出洞天，一是指构思上的精巧，二是达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高度融合统一，即在人意之中。妙，就是散文的构思要做到天衣无缝而又玲珑剔透，达到妙不可言的境地，令读者拍案叫绝。如穆青的《在斜塔下》的构思不仅新、奇、巧、妙，而且立意新颖别致。“斜塔是古代建筑上的畸形，而这个老妇人的形象，却是今天西方社会上屡见不鲜的一种畸形”，作者将老妇人与斜塔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都是“畸形”！在这精巧的构思中，作者由不动声色的写实描述，到发自内心的虚写设问，都达到了妙合天成，这不仅使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表现了作者在散文构思方面的功力。

散文创作的经验表明，精心地进行散文构思，就是要努力寻求和认真抓住构成散文重要因素的串珠之线，即思想之线、形象之线和感情之线。正如秦牧所言：“散文虽‘散’而不乱，全靠思想把那一切材料统一起来，用一根思想的线串起生活的珍珠，珍珠才不会遍地乱滚，这才成其为整齐的珠串。”一些脍炙人口的散文之所以令人百读不厌，就在于作者善于寻找出串珠之线，并以此线为经，以材料为纬，编织出一幅幅醉人心扉的精美画面。

构思的新、奇、巧、妙还体现在选好角度上。感受的独特决定了选

取独特的角度。人们往往以“情有独钟”形容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散文的创作也与之有相同的道理。只不过散文作者所选择的角度和切入点其情更浓烈、更巧妙,其审美的心理特点是易于将个人的情感寄托到客观对象的某个点或某一角度上,如同摄影师拍摄时选角度一样,找到情感的触发点或情绪闸门的宣泄口,能使得日月星辰、山川湖海、河流浪花、森林草木、花鸟虫鱼乃至风霜雨雪在其心目中都染上一种性情的色彩或独特的灵气。散文创作角度的独特,是指作者能从纷繁复杂的网络中,找出较为隐蔽、尚未被人发现的触发点。有时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一触发点,经过“化开”以后,再聚焦于一点,正是这种聚焦点,决定了散文角度的独特与巧妙。

情感细腻可编织出散文的整体框架。如果将散文的立意比做经线,那么,作者情感的流动则比喻成散文的纬线,而散文中的细节可视做一只轻盈的梭子,正是靠着感人的细节这种梭子,围绕着经线和纬线,如锦上添花般地织出构思的整体框架。朱自清的《背影》,作者对父亲的一举一动都看得非常仔细,而这仔细的观察又得力于作者对父子之情的那份深沉与细腻,因而才使得《背影》至今有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第二,情感的流动制约材料的优化选择

散文制作中的选材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之中“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情感流动的结晶,作者情感的流动制约着材料的优化与选择,限定着信息的摄取与舍弃。散文选材除了强调对于生活中存在的真实细节的精选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情感色彩。散文作者在情绪高涨时,所选择的材料也富有鼓动性;而在情绪低落时,所运用的材料则显示出压抑感。至于那种以哀写乐或以乐写哀的表现是技巧上的问题,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畴。也就是说,散文创作中材料的选择取决于作者情感的波澜。

寄情于物,将物着上感情色彩。散文作者的抒写情怀,不像小说

家借助作品中的人物直接讲出来，而往往是借物抒怀。例如鲁迅在《腊叶》中写了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的“病叶”，借以抒发深蕴的情怀，其选材之新奇将病叶与自己的经历巧妙地结合起来。人们在对枫叶敬仰其精神，同情其遭遇的同时，也自然想到了鲁迅当年的景况和作者所寄情于物的某种情怀，当年“遍体鳞伤”的鲁迅和“病叶”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因此，鲁迅借对于“腊叶”的珍惜，来寄托对于爱护自己者的感念之情。由此可见，散文在寄情于物、借物抒情时，只有把握住所借之物的特质与作者本人的品质的某一相似点，也才能达到物与情的和谐一致。

咏物言志，解用全成绝妙之词。散文作者选择材料的本领还表现在咏物言志时，在随处可见的平凡事物上能够精选出内蕴丰富、含意深刻或小中见大的生动材料。袁子才认为“夕阳芳草寻常事，解用全成绝妙词”，即是说能在寻常事之中发现不寻常的寓意或志趣，也就是能从散文家所选取的客观物象上发现与自己相一致的情感或情操，从而能够咏物言志，加以挥发，借以抒写个人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关注。由于散文作者的经历、阅历、秉性、个性与情感的差异，对于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如对于风高响作，月动影随，因人所处的环境、时代、个人的遭遇不同，所写出的诗句也不一样，在杜甫眼中是“八月秋高风怒号”，是“风急天高猿啸哀”，“百年多病独登台”；而在宋人张元幹的词中则是“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是为了抒发“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悉生故国，气吞骄虏”的情怀。由此可知，作者凭借各自伶俐的耳目、深着的心思、巧妙的角度，便从平凡、细微之处，从常人所不以为然的事物中，发现客观物象所蕴含的奥妙哲理或人生真谛的材料。如陶铸笔下的松树、茅盾心中的白杨等等。

借景抒情，以达到以情绘景，情景交融。在古代文论中有不少关于情与景的精辟论述，如宋代范唏文在《对床夜语》中指出：“景无情不

发,情无景不生。”清人王夫之则认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为情中景,景中情。”^⑦近代的王国维则论述得更明确:“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⑧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将情与景的关系看得至关重要,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景语实际上是作者情语的形象再现。

景物描写是选择材料的另一种方式,它往往根据作者情绪的变化而选取不同的景色。在借景抒情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写景寓意,才能给散文的思想增色添彩。王夫之认为:“烟云泉石,花鸟台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⑨这就是说在写景时要处理好景与意的关系,绘景贵寓深意。如果只是为了写景而写景,那景也就失去了灵气。刘白羽的散文《武夷风采》中的景物描绘就寓意深刻,蕴含丰富。在他的笔下,将武夷山那美丽的自然景观融进了浩瀚的人类历史文化之中,从而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与人生的不凡,并由眼前之景进一步回忆起往昔之事——这里当年曾是“风卷红旗如画”的革命老区,写出武夷山水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对中华精英的养育,从而由武夷山之景观生发出人生之美,在立意上得到了升华。

情景交融,才能使散文的境界开阔。一些品位较高的散文往往是作者通过对景物的描写,对环境氛围的渲染,使自己的情感从中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更加情真意切,以便使内情与外景相融合,真情与画面相交织而形成蕴含作者主观情愫的艺术境界,也就达到了所谓情景交融的艺术境地。范仲淹那广为传颂的《岳阳楼记》中的两幅富有深情的独特画面,便是情景交融的范例。作者将写景与抒发情感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以景生情,因情而又感慨,最后表现出作者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情怀,使其艺术生命力长久不衰。

寓情于理,才能使散文的蕴涵深刻隽永。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生生灭灭,自有它的规律。面对山川之秀丽,景物之壮观,作者除了抒发胸中之情怀,往往还可以从对自然景现的洞察与思索中探寻出某种

规律或生发出某种哲理。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借对山洞中那奇特景观的描写呈现给读者一个绝妙新奇的境界,正因如此,作者同时提出了“人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富有哲理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因为这洞中之景观使作者在探洞时联想到治学亦犹如探险是一般道理。在散文的景物描写中不仅可以寓情于理,而且还可以借景明理。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对江上景色的描绘,字里行间都在表明世间的某些道理。借景缘情,理从情出,又通篇始终不离对江上风光的描写,从而使全文中的景、情、理融为一体,使散文的艺术境界得到了升华。

由以上可知,散文的选材无一不是在为作者的情感表达寻找最精彩、最合适的寄托依据。如果说散文的构思是作者在为个人的情感流动寻找最完美的形式,那么,散文的选材则是作者为情感的流动搜集最感人的内容。因此我们说,散文的创作从作者灵感的闪现到构思活动的实现,其思想感情流动的全过程,无一不是在对他所熟悉的具体事物即具体材料的搜索、筛选、综合、提炼和选择之中进行的。作者的情感既是感物而生的,又是借物或托物而抒发的,因而触景生情,借景抒情是散文创作的基本规律。

第三,情感的流动与立意密切相关

散文创作中情感的流动或情绪的变化对立意起关键作用,立意往往是作者的某种情感的升华或某种情绪的显示。它与议论文的写作不同,如像议论文那样就事论事会令人大倒胃口的。在情感的驱动下,散文的立意可以是千姿百态的,新颖独到的。借助于散文形象,散文的立意可以是显意识的,也可以是潜意识的。它可以是某种观点的展示,也可是一种见解的阐释,又可以是某种情感的流露,还可以是一种情趣的展现,更可是某种情绪或意念的流动或飘浮。但体现在散文的立意中又一定是一种新颖鲜活的思想感情,一种闪闪发光、耀人眼目的思想感情,一种富有哲理、蕴含深邃的思想感情,一种具有长久艺

术生命力的思想感情,这样,才能使读者感到情思浓郁,意趣深长,立意深邃,耐人咀嚼。

独有的思想情感能使散文的立意深刻,别有情致。杨朔以他那富有诗意的情感从对茶花、红叶和小蜜蜂的描述中歌颂和赞美自己的祖国,张扬中华民族那种质朴、勤劳、奉献的可贵精神。这是他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所独有的思想情怀。奇妙的人生感受能使散文的立意新奇超然。韩石山的散文《脱衣小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作者以蝉自喻,并将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更换的衣服视做蝉蜕下的一层一层的皮——母亲亲手为他缝制的衣服。这种奇妙的人生感受使得他对母子之情的理解超凡脱俗,很不一般。可贵的真情实感能使散文的立意匠心独运,别开生面。马瑞芳的获奖散文《煎饼花儿》是作者自身的经历和真情实感之泉酿成的醇醪,正是因为她对煎饼花儿感受深刻而又真情无限,她笔下的煎饼花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味道使作者悟到了生活中的苦辣酸甜,因而她深有感触地写道:“变甜者岂止煎饼?还有我们的生活!”古人有“志高者意必远”之说,这“志”与作者的情感、情操又是密切相关的,要使散文的立意高远,散文作者当存高志,也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这是其一。其二是应情由己出,各抒己见。曹雪芹曾借宝钗之言指出作文写诗“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⑨宝钗这话尽管是论诗,我们不妨也作为散文的借鉴。立意只有从个人的情感出发,“各出己见,不与人同”,才能够达到“命意新奇,别开生面”的境地。

(二)情感的作用

散文创作中散文家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到作品之中,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结果是以情感人,而不是以理服人。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

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总是要在读者的的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那么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⑩作为以写情为主的散文，作者的情感表现在读者的心中更是会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也就是巴金所指出的：“如果我有的作品还写得好一点的话，那就是我写作时也生活在文章里面。读者会流眼泪的地方，也是我流过眼泪的地方。我写东西时是有感情的，没有感情时，我就不写。”^⑪可见，著名作家们都十分重视感情在作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情感的作用在散文作品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情感的教化作用。情感的教化作用，归根到底是说文章的教化作用。古人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就有“言志”说、“明道”说和“尚用”说。荀子认为诗、书、礼、乐各有其作用，“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冀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⑫而这些作用则又归结到“文以明道”之上：“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⑬可见荀子是十分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的。而王充则认为“天下人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⑭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刘勰仍认为文以道为本，并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有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无匮。”^⑮他认为天文在于无穷的变化之中，而人文即文章的作用则是成于教化之中，而且圣人的明道，则是通过对道的阐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从而去教化世人，代代相传，久用而不匮乏。

如果说以上是强调“道”的重要，那么，到了唐代则强调了性情在“道”中的作用。唐代柳冕指出：“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者谓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雅之与郑，出乎心而成风。”^⑯这就是说性情与教化有着直接